

冬之行藏

云德

世人皆言春天美好，这话自然是不错的。因为春风一吹，万物苏醒，那些蜷缩着的、怯生生的绿意，再也按捺不住，立马冲刺地满世界晕染开去。作为生命萌动的典型征兆，任谁看了，心头都会随之一颤，生出许多跃跃欲试的新想法出来。然而，人活到一定年龄，像棵老树，经历过岁岁年年的荣枯盛衰之后，觉得喧腾的生机固然可喜，却不如冬日那份深沉静默的赠予来得更加熨帖与受用。仔细琢磨，这赠予不在表层而在内里，不是奔涌的泉而是深邃的潭，个中别有一番滋味。它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幻，一丝丝、一缕缕地渗进你的衣食住行，浸润你老来的心境。

一年中春夏秋三季，着装更多显示着某种社交的体面，唯有冬衣的厚重绝不可有可无，它不仅是身体保暖的必需，更是一场与天地寒威的私密对话，是一份抵御严寒侵蚀的自觉与清醒。一大早，未等晨光彻底驱散窗棂上的冰花，醒来并不忙着起身，侧耳倾听窗外干冷的寂静，或是打着尖利呼哨的寒风，枯枝嘎吱嘎吱的呻吟声，被褥里的温暖反衬得更有实感。等折身坐起，将昨夜仔细叠好、搁在火炉或暖气旁余温尚存的衬衣毛衣之类，一层层地把人暖暖地笼住。系腰带时，虽觉出腰身已不复当年的紧致，但一圈圈缠裹的过程，却像在与一个熟悉的、略有松弛的老友温和地拥抱。推开门，一股清冽的、带着霜气的寒风迎面扑来，脸上一激灵，可身上那股

由内而外、层层守护的暖意，照样稳稳地托住你。看着阶前衰草上覆盖的、在熹微晨光下闪闪发亮的寒霜，心里没有畏惧，倒有一种我自温暖的从容。这冬季的穿衣，便不只是御寒，竟成了每日一次，对自然严酷的、体面而笃定的回应。

饮食的意趣，更与节令的变迁息息相通。从夏至秋，丰富的时令蔬菜和各类食品让人享尽了大地的慷慨馈赠，冬季突然敛去了所有输送渠道，天地仿佛进入了沉酣的休眠期。这时节，屋角的陶瓮、地窖里那些沉默的块茎与干货，自然成了主角。虽有大棚菜蔬上市，但味道总是差了那么一截，不如抓一把秋日晒干的菌子，加几片腊肉，与霜打过后格外清甜的大白菜一同投入砂锅来得更为可口。炉火是早就生好了的，不是烈焰，是守着一点点红心、耐心的文火。你就坐在炉边，看窗外天色由苍灰转为一种沉闷的、欲雪的铅白。北风紧了，刮得窗纸哗啦作响，像遥远的叹息。而屋里煮着的那锅汤，开始只是羞涩地冒几个小泡，渐渐地，便咕噜咕噜地唱起歌来。水汽顶得锅盖轻轻起伏，一股浑厚复杂的香气，霸道地弥漫开来，将潮冷的空气逼到角落。这香气，是阳光、雨露、秋风与时间共同发酵的味道。盛出一碗，汤色是诱人的乳白，捧在手里，先暖手，再暖肠。一口下去，那丰腴的暖意直透四肢百骸，仿佛将窗外整个肃杀的、收缩的冬天，决绝地挡在了身外。这一锅炖煮，便成了对匮乏季节最隆重的补偿，成了自己内在需求最踏实的构筑。这碗热汤或用温度和厚度提醒你，有时治愈自我的不一定是山珍海味，而是甘愿化为热量的平凡之物。

住在冬日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。其他三季，房子像是驿站、通道，心思总被外头的花红柳绿、云影天光牵引着；唯有到了冬天，房屋才会成为寂静编织的安放身心的茧壳。当原野褪尽华服、裸露出黝黑而沉默的肌肤，当河流凝住欢歌、覆上坚硬的冰甲，当树木伸出嶙峋的祈祷在枝干时，住房才成了真正的“家”，成了漂浮在寒潮汪洋之上的方舟。门窗紧闭，帘幕低垂，却并非幽闭。炉膛里，木柴噼啪作响，爆出星星点点的火光，那是屋内的小太阳，它的光与热，温柔地涂抹在每一件熟悉的旧物上，架上的书脊，桌角的瓷瓶，墙上略显歪斜的画幅……一切都镀上了一层安详的、琥珀色的光泽。若拿起一本旧诗集，翻到某一页，那句年轻时读过并无感触的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”，此刻却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，漾开无边无际的共鸣。这室内的暖与静，与窗外的寒与寂，形成了一种完美张力。人在这张力之中，仿佛坐在宇宙安稳的核心。若你在窗上呵出另一个自己，便会晓得原来“庇护”的哲学，无非就是在荒芜的季节，先成为自己的春天。若你抬眼望见玻璃窗上，因温差而凝结的茸毛般的冰晶，在火光中幻化出七彩，你会觉得，这狭小空间里的丰盈，竟足以抵御整个世界的空旷。

老人的行止，也因冬天的氛围而有了新的韵律。远方的风景属于腿脚便捷、热血未凉的年纪，冬日的行藏，多是向内的巡礼。拣一个晌午，风似乎倦了，阳光难得地露出些许慷慨，虽不灼热，如稀释的金箔，便可慢慢踱出

房门。在屋檐下或小区花园中观察四周，你会看到，树干是黑褐色的，树皮皲裂如老人的手背，枝丫分割着淡蓝色的、高而远的天空，阳光把各类影子缩得很短，就踩在脚下。你站着，或缓缓走动，能听见脚步在冻土上发出的那种特有的、清脆的细微声响。若是碰到雪天，你的每一步行走，都是写给雪地的信笺，它仿佛在告诉你：任何生命的路程，都会留下清晰的痕迹。此时的空气格外清冽，吸进肺里，有种心灵洗濯的净感。而休眠的土地上，万物都在蓄势，在等待。这种集体的沉默与等待，与你内心那份不再急于奔赴什么、只是安然存在的状态竟如此契合。你仿佛也成了这冬景的一部分，一株移动的、沉思的植物。时间在这里不是滴答疾走的刻度，而是阳光下的微尘，缓缓悬浮，近乎静止。这片刻的行走，犹如无言的冥想，堪称与自然共赴的一场深沉静默的仪式。

如果说春是萌发、是给予，夏是盛放、是消耗，秋是收敛、是结算，那么冬，就是封藏、是沉淀。人老了，生命的原野仿佛也经历了一轮四季。那些热烈勃发的、枝繁叶茂的往事，都已在记忆的秋风里沉淀为果实，或飘零为落叶。如今所余的便是这冬日般的心境：一片空明而丰饶的“藏”。

自然的冬，将生机埋于冻土之下，将喧哗归于北风之中，将绚烂敛入纯粹的灰白底色；生命的冬，亦将澎湃的情感收束为眼底的温润，将奔波的欲望抚平成掌心的纹路，将对外部世界的索求，转化为对内部宇宙的品味与深耕。这冬，便成为“藏”的最佳哲学呈现：是衣物对抗严寒时生出的妥帖尊严，是火炉慢炖中熬出的生活至味，是斗室之内烛照身心的安宁光芒，也是踽踽独行中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静默领悟。

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，这冬的严酷休止绝非生命的中断，而是宇宙在最低调的蛰伏里，进行着最高贵的酝酿——所有潜在的深向内心的行藏，都是为了最终确认生命本质的辉光。

李志宏

网络上一句“爱你老己”悄然走红，说到底，就是最直白的“爱你自己”。

“老己”，多亲切的称呼啊。像唤一位朝夕相伴的老友，带着几分熟稔，几分珍惜，又藏着几分历经岁月沉淀的亲昵。这两个字轻轻落在耳畔，足以让时光刻下的褶皱变得柔软。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”，时光向来像个沉默的小偷，悄悄偷走眉间的朱颜，慢慢磨平胸中的壮志，将少年时的意气风发，一点点吹散在奔波的风里。我们总忙着追名逐利，忙着奔赴一场场身不由己的热闹，忙着在人潮里追赶别人的脚步，却忘了回头看看，那个在时光里跌跌撞撞的自己。

不再为镜中的几缕白发耿耿于怀，因为那每一根银丝里，都藏着光阴的故事，都刻着过往的印记；不再为未竟的梦想辗转难眠，因为奋斗过的时光，从来都不算虚度。与流年言和，无须抱怨世事坎坷；不与时光较劲，方能珍视脚下每一步。学会自省，学会自渡，才能寻得一份内心的安稳。

在每一个鲜活的当下，好好爱自己，也好好爱值得的人。晨起一杯清茶，午后一卷闲书，不必追念过往的遗憾，不必忧惧将来的未知，只把眼前的每一刻，都过得热气腾腾。活在当下，便是对自己最好的馈赠。

这不是向生活妥协，而是历经世事浮沉后的通透与清醒。不去执着于一时的得失，放空执念，驱散焦虑，将“通透”二字，当作灵魂的归宿。就像走过平湖烟雨，跨过岁月山河，才恍然明白：人生最曼妙的风景，从来不是命运的波澜壮阔，而是内心的风平浪静。

时光如酒，浓淡相宜；素心如雪，远近相安。我们能做的，不过是牢牢记住那句叮嘱——爱你老己。敬自己一杯酒，敬这一路的颠沛流离，敬这岁月的温柔以待，敬往后余生，不惊不扰，从容自在。

原来这么简单

蔡华强

有一款益智游戏，叫作巧放圆形。几年前，学校在开展益智器具课题研究的时候，我曾选择这款游戏器具作为我的研究对象。

这款器具非常简单，一个小方盒内，有6个小木块，其中一个是将要被放置的圆形木块，单独放置于一个区域内。

游戏规则也很简单，就是把全部木块在不重叠、不交叉的前提下全部放入盒中方框内，也就是原来放置那5个木块的区域。

因为那3个梯形的，和那2个三角形的木块各自都有大小不等的一段弧形，我就想办法把这些弧形拼成一个圆形，然后再把那个圆形木块放进去。然而，绞尽脑汁我也没能把那些弧形拼成一个圆形。

到底该怎么拼呢？

琢磨了很长时间，一点不得要领，带着问题准备睡觉。在朦胧胧眬中，我忽然想到，既然不能拼成圆形，又必须把圆形木块放进去，那么一定可以拼成别的一种图形，来把这个圆形木块放进去。

循着这个思路，几番尝试。这一次，终于成功！

其实这款游戏是给玩家挖了一个坑，设置了一个思维陷阱。那5个木块上大小不一的弧形，就是那个陷阱，其目的就是要强化你的思维定式，筑牢困扰你的藩篱，让你产生一定要在圆形中放圆形木块的认识。

这款游戏的正确思路，原来不是圆中放圆，而是方中放圆。

解开了巧放圆形这个问题之后，让我从游戏联想到人生。

其实，人生何尝不是处处有藩篱？这些藩篱可能不是来自别人，而是来自我们自己——自觉不自觉地跳入了人生本当如此的思维定式，自己给自己设置了古华山一条路的思想牢笼，自己给了自己此题无解的人生暗示。于是，面对困境束手无策，或者一直在错误的思想窠臼里打转转。

很多时候，看似山穷水尽，不过是因为身在此山中而已。跳出既有经验的束缚，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，转换思路重新构建，一定会有新发现，而这新发现很有可能会带给你峰回路转、天无绝人之路的惊喜。

思路决定出路，有时，换个视角，便会闯出一片新天地，人生也会大不同。

寒冬鱼冻香

吴建

鱼冻，是故乡冬日餐桌上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。

鱼冻，是鲜美的鱼汤在寒冷的冬天凝结而成的半固体食品。故乡乃鱼米之乡的江海平原，水乡泽国，河塘沟渠随处可见。有水就有鱼，鱼儿的种类繁多，鲢鱼、鲫鱼、鳊鱼、鲤鱼等，应有尽有。我家经常吃的是草鱼冻。

将清洗干净的鱼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，鱼头剖开，洒点精盐腌半个小时，再放入热锅中加黄酒翻炒几下，其间添进少许姜蒜调味，去掉腥味后，加入适量的水，用文火慢慢熬煮。约莫20分钟后，揭开锅盖再煮一会儿。汤“笃”到只剩小半锅，再盖上锅盖猛火煮上3到5分钟，此时，鱼肉的醇美和鱼汤的浓厚完美融合。母亲把煮好的鱼盛在青花瓷碗里，青色的鱼肉，纯白的鱼汤，色香味俱佳，让人垂涎欲滴，胃口大开。

没吃完的鱼连同鱼汤搁进碗橱里，经过一个晚上的自然冷冻，就不再是液态，也并非坚冰，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、颤巍巍的存在。通体是半透明的琥珀色，温润如玉，里面嵌着一块块鱼肉，像是凝冻了的云絮，又像是琥珀里封存的远古生命。夹起一块鱼冻放入口中，先是冰凉的触感，激得人一凛。随即，冻汁在舌尖化开，蕴藏在其中的、被寒冷锁住的鲜味，便戛然释放，爽滑不腻，鲜美的滋味瞬间溢满口腔。它滑过喉咙，留下一条清涼的轨迹，而那弹润的、略需用齿尖轻叩的口感，又带来咀嚼的乐趣。这滋味，与热腾腾的鱼肉鱼汤迥然不同。热的鲜，是张扬的、扑面而来的；而这鱼冻的鲜，是内敛的、深藏的，需你用体温去慢慢唤醒、细细品咂的。咽下去之后，唇齿间还留着淡淡的香，余味悠长。

鱼冻毕竟是鱼汤的赝品。为了使鱼冻更有风味，母亲在熬鱼汤时还会加上浸泡过的黄豆或花生米，这样凝成的鱼冻才更实在。早上，喝着粥，搛一块鱼冻花生品尝，比那腌菜软滑多了，也能饱腹。当然，鱼冻毕竟属于“剩菜”，算不上一道上了台面的菜，一般不会用来待客，只是家里人自己吃而已。

这些年来，客居他乡，吃过不少山珍海味，却总也忘不了故乡的鱼冻。鱼冻之美，美在形，美在味，更美在那份融入骨血的家乡情。它是寒冬里的一抹亮色，是岁月沉淀的滋味，更是刻在记忆里的，关于家的味道。

石头会唱歌

张永生

我曾多次去观赏奇石怪岩。作为一个喜爱石头的布衣百姓，我也有自己的珍爱和收藏，虽然谈不上高大上，但也块块有来历，件件有故事。

我的第一块藏石，是北京一位赏石协会的副会长赠予的。20世纪90年代，作为《科学与生活》刊物的编辑，我经常到北京组稿。《儿童文学》的年轻编辑罗英约我去他家吃饭，席间，我认识了这位喜欢收藏奇石的朋友。他经常到潘家园或原产地“淘石”，经过他的“改头换面”，石头身价陡升。在第二次聚会时，我收到了这位会长的礼物，是一块来自新疆的戈壁风凌石。经过千年的风蚀、万载的演化，石头已经玉化，象牙般的颜色配上紫托，非常典雅大气。

多年前，“石博会”来津展销，撤展时老板们不愿再将沉重的石头拉回，我便捡漏买了几块。产自南方的江石，“绿泥石”“黑珍珠”“葡萄石”便成了我书房的第一批主人。2014年，我去西北拍胡杨美景。在阿拉善奇石馆，我又将一块“酱肉石”和“梅子石”带回家。在台湾的“七星潭”公园，在碧波万顷的海水里，我偶得一块星云石，白色的线条，深色的底衬，在千年风浪的冲刷下，已呈圆形，放在案头，十分抢眼。如果论石龄，当属我从蓟县石博物馆购得的这块古拙的像泥石一样的尤物——石头的表面，呈洪水冲刷成的坡状，十分古朴自然，据博物馆的讲解员说，它是白垩纪时代的产物，距今已有亿年。

在民间，有“石来运转”之说。我更愿意把石头作为有灵性的东西待之。静夜，在和它们沟通交流时，我感觉石头会说话，会唱歌。

最难的和最容易的

吕斌

人最难的是反省自己。

人和人之所以闹矛盾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，都认为自己对，对方错。如果有一方反省自己是否有过错，自己说的话对方能否接受，矛盾就容易淡化。如果对方也这么反省，那么矛盾就化解了。

不能反省自己，大多数人不是故意的。能不能反省自己，和一个人的出身、经历、文化、教养、对人对事的理解都有关系。明白自己做得不对但不反省，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比如顾全面子、因为利益，或者俗话说的蛮不讲理。也有的人表面上拒绝反省，内心却已经在反省了，如果事后补救，应该也还来得及。

如果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反省自己，就会少许多纷争。

人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给别人挑毛病。

比如说，你吃饭注意点不行吗，你看你这辈子掉了多少饭粒；你扫地了，不管你怎么样，别人要想挑剔，准能找出你扫得不干净的地方；你种地，不管你怎么种，别人准能指出你种的地还有问题……

如果每个人都时时刻刻反省自己，就会少许多纷争。

人最容易做的事情是什么？给别人挑毛病。我们习惯性的选择是，做更容易的那件事。但要成为更好的自己，我想，我们应该把思路反过来，试着做一做更难的那件事吧！



晨雾中飞翔

冬日鄱阳湖，晨雾在湖洲上弥漫，芦花摇曳、候鸟飞翔。

沈俊峰 摄/视觉中国

万里长城最西烽

江柳

烽的士兵一样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进出别迭里山口的方向，心潮澎湃，浮想联翩。

因为阳光的照射和水汽的蒸腾，山那边光影摇曳，景物若隐若现。顷刻，我似乎产生了幻觉，分明看到了金戈铁马，旌旗猎猎。一队队人马向我飞奔而来，又从这里呼啸而过。

西汉张骞来了。他身披羊裘，手持节杖，在漫天尘土中，从东边缓缓向烽燧走来。建元三年，在未央宫接过汉武帝的符节，张骞从长安出发，一路上历经磨难。刚刚从祁连山北麓匈奴囚帐里逃脱，惊魂未定，但使命犹在。他将翻越别迭里山口，去寻找大月氏。两次出使西域，他将中国的丝绸、漆器、铁器西传，带回了葡萄、石榴、苜蓿的种子和西域各国的珍贵情报。当这位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使者踉跄归汉，长安城已无人识得这位“凿空西域”的功臣。他用脚步丈量万里征途，用生命开拓文明互鉴的精神疆域，也为“一带一路”插上了最早的路标。

我眨眨眼，定定神，仿佛又看到了唐代高僧玄奘。是他，身背经笈，手持锡杖，披着袈裟，在孤寂漫长的道路上毅然前行。穿过八百里流沙时，炎炎烈日、渴极、恐惧不断折磨着他。他甚至在绝望中往回东行了15里。但他发誓，“不取真经绝不东返”，于是转头继续西行。他从别迭里山口西出，经过艰难跋涉，终于抵达印度那烂陀寺。他将大唐文化带至西域和印度，也将佛教、医学、天文学、西域风土人情带回大唐。这场历时17年、行程5万里的西行之旅，不仅是一段充满艰辛的个人修行，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页辉煌。

现在，我身处大美新疆、祖国边陲，与边疆各族人民共享这盛世荣光。可这一天来得有多么不容易。林则徐于1839年主持“虎门销烟”，后被流放新疆“效力赎罪”。他在新疆

“遍行三万里”，于1845年4月抵达乌什，停留一周。4年后，林则徐路过湖南，邀左宗棠晤于湘江舟次，畅谈天下大势。林则徐说“西定新疆，舍君莫属”，并将自己用心整理的新疆地理水文、边防部署等珍贵资料悉数相赠，也将未来边疆的安危、经略西域的重任托付给了左宗棠。

此时的大清王朝风雨飘摇。阿古柏在英俄的支持下，趁机入侵新疆，沙俄霸占伊犁，新疆陷入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之中。在那场著名的“海防”与“塞防”的朝堂辩论中，左宗棠想起当年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话，慷慨陈词，力排众议，毅然上奏请缨，誓死武力收回新疆。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尽管身患咯血之症，仍横刀立马，披挂上阵。他那“抬棺出征”的决绝，“我之疆土，尺寸不可让人”的呐喊，振聋发聩，摄人心魄。

左宗棠率刘锦棠将军南下，全歼阿古柏残余势力，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所有地区。左公以6